

虞美人草

〔日〕夏目漱石 著

李振声 译

虞美人草

〔日〕夏目漱石 著
李振声 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虞美人草/(日)夏目漱石著;李振声译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12

ISBN 978-7-5396-5511-6

I. ①虞… II. ①夏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3807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策划编辑:王皎娇

责任编辑:张妍妍
责任编辑:汪佳诗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 awpub. 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63533889

印 制: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0539-2925636

开本:850×1168 印张:12 字数:300千字

版次: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9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“好远啊！一开始是从哪儿上来的？”

说话的这位，用汗巾擦拭着额头，止住了脚步。

“我也记不清一开始是从哪儿上来的了，从哪儿上还不都一样？反正山就在那儿，一眼就能望见的。”

脸和身板都长得方方正正的那位，漫不经心地回应道。

耸起浓重的眉头，从帽檐翘棱的茶色呢子料礼帽下仰脸眺望，头顶的上方，朦胧的春天的天空，飘浮着澄澈见底的湛蓝，柔和得就跟风一吹便会摇曳起来似的，叡山^①，便屹然耸立在这湛蓝之中，不动声色的，有一股子“我自岿然，其奈我何？”的劲儿^②。

“好一座固执得可怕的山啊！”方正的胸板前倾着，身子稍稍倚住樱木手杖，“看上去就跟近在眼前似的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！”这一回的话锋里，似乎有点儿不把叡山放在眼里的意思。

“‘近在眼前’？那可是今儿一大早从旅馆出来那会儿起，就已经出现在了眼前的。上京都来，要是看不见叡山，那还得了？”

“所以说看上去一目了然，莫非我说错了？别再浪费口舌了，就这么走去，自然到得了山顶的。”

身板单薄的男子没作回应，他摘下帽子，在胸前扇着风。平

① 即比叡山，位于京都的东北方。夏目漱石日记明治四十年四月九日（1907年4月9日）条，对该日行踪作如下记述：“上叡山。从高野登山。转法轮堂。叡山堇。草木采集。八濑女/根本中堂。在学校，央人觅求昼食，无人应答。”

② 夏目漱石《断片》明治四十年（1907年）间留有如下俳句，直译为：“山不动/云动/贯古今。”

日里遮掩在帽檐下，曝晒不到晕染出金黄菜花的春天的强烈阳光的宽宽额头，显得格外的苍白。

“喂，你这会儿就歇上了，那怎么行？得赶紧上路啊！”

同伴尽情地听任春风吹拂汗津津的额头，恨不得汗黏的黑发能在风中倒钺着飞散开来似的，在那儿手攥汗巾，顾不上分清楚哪是额头哪是脸庞，吭哧吭哧地来回擦拭着，一直擦拭到颈窝的尽头，对对方的催促显出一脸的毫不在意：

“你说那山，固执？”他问道。

“嗯，就好像纹丝不动地给派定在了那儿似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就跟这样儿似的……”说着，方正的肩膀越发地方正起来，没攥汗巾的那只手则拳骨紧攥成海螺状，摆了个纹丝不动的姿势。

“你说纹丝不动，是说它能挪动却不挪动的情形吧？”说着，他从细长的眼角那儿斜乜着，俯视了对方一眼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山，它挪动得了吗？”

“啊哈，你又来啦！你呀，就是为了扯这些无用的话头才转世投生到这个世上来的！好啦，该上路啦！”说罢，待粗粗的樱木手杖“嗖”地扬起在肩头上，他人便上了路。瘦高个儿将汗巾收进了袖兜，也跟了上去。

“今儿个，还不如在山端的平八茶屋^①里消磨上一天哩。这会儿上去，顶多也就能爬个半山腰。到山顶是几里^②？”

“到山顶，一里半。”

“从哪儿算起？”

① 位于京都左京区山端川岸町的一家料理店，傍近高野川，以烹饪河鱼料理知名。夏目漱石日记明治四十年（1907年）四月十日条：“平八茶屋（携虚子冒雨驱车。溪流，山，鲤鱼羹，鳎）。”

② 旧时一日里，相当于三千九百米。

“从哪儿，谁记得清？反正就这么高一座京都的山。”

身板单薄的什么也没说，默不出声地笑了笑。方正的那位继续盛气凌人地唠叨着：

“跟你这种只会筹划不会实施的人一块儿旅行，那还不得到处错过机会。只要跟你结伴出行，就有的麻烦了。”

“跟你这种莽撞的胡乱闯荡的人结伴出行，那人家才真叫倒霉哩。跟人结伴而行，究竟该从哪儿上山，该看些什么地方，然后该选哪条道儿下山，不都得第一时间就该大致了解的吗？”

“说什么呢，对付这么丁点儿的小事，也用得着筹划？充其量不就是这么座山吗？”

“就说这么座山吧，山高到底是几千尺呢？你清楚吗？”

“我哪弄得清？这么无聊的事——你该清楚吧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。”

“这就对了嘛！”

“你别这么虚张声势的好不好？你不是也不清楚吗？就算这山高咱俩心里都没底，那上山该看些什么，得花多少时间，总得心里多少有个底才行，要不，也就无从按事先筹划的日程进行了。”

“行程不能按事先筹划的进行，那重新调整行程不就了结了。有你净这么琢磨些不着边儿的事情的闲工夫，这行程可够让你重新调整上好几遍的啦！”说罢，犹自扬长而去。身板单薄的男子则一直默不作声，被落在了身后。

由七条横贯至一条，从这些频繁写进咏春俳句里的春日京都的街衢穿行而过，透过如烟的柳色，将高野川^①河滩上漂洗在温

① 高野川，发源于京都左京区大原翠黛山，经高野与贺茂川合流。夏目漱石明治四十年（1908年）三月三十一日致小宫丰隆书简中有句云：“高野川鸭川但见砾石一片/曝晒于砾石间的布匹上春风骀荡。”

暖清水里的洁白布匹一一数遍，顺着这条绵亘着一路迤北而去的路，走上差不多二里来路的光景，路的两旁便会有山峰兀自逼近过来，奔突在脚下的潺湲水声，也便会七转八弯地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地响起。进得山来，但见春意阑珊，抬头眺望，山巅上仿佛还残留着雪的寒意，一条蜿蜒奔走在峰峦脚下的阴暗山道上，大原女^①正提拎着衣服的下襟从对面走来。牛也在走来。京都的春天，就跟牛撒了泡尿似的，没完没了，悠长而又寂静。

“喂——”落在后边的男子停下了脚步，在那儿招呼着走在前边的道伴。这一声“喂”便顺着白光耀眼的山路，让春风吹送着，晃晃悠悠地传了开去，撞在了茅草丛生的尽头处的山崖上，这当儿，移动在百米开外的那方方正正的身影，便一下子停了下来。身板单薄的男子，长长的手臂从肩头高高伸出，摇晃了两下，示意对方“往回走！”“往回走！”刚觉着暖洋洋的日光映在了樱木手杖上，又一下子闪烁在了肩膀上之际，方正的身影却已经折回到了他的面前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！上山走这条道儿！”

“是从这儿上山？奇怪啊！要走这独木桥，你不觉得奇怪？”

“你都瞧见了，像你那样胡乱莽撞地走去，只怕是会走到若狭国^②的地界上去的！”

“就算走到若狭国的地界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？莫非你还精通地理不成？”

“我刚才跟大原女打听过了，说是过了这桥，再顺着那条小

① 专指从京都北部的大原、八濑一带头顶柴木等物前往京都街市出售的女性。

② 日本古时北陆道七国之一，今福井县西南部。京都有一条若狭街道，顺着高野川上游的八濑川从京都穿越而过，而甲野、宗近攀爬的比叡山则属傍近京都府的滋贺县，两者一南一北，相去甚远，这里的话，显然是夸张的说法。

道，往前翻上一里的山路，就到了。”

“‘到了’？到哪儿啊？”

“叵山上啊！”

“那到的又是叵山上的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这我就不清楚了。不上山，又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看来，就算你这么喜欢未雨绸缪的，到头来，也还是打探不到那么周详的。这也许就是所谓的‘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’吧？那就照你说的，过桥去？我说，那就上桥吧！怎么样？你能行吗？”

“你说我不行？可真够损的。”

“不愧是个哲学家嘛！我说，要是脑子再清楚些，那就更够格啦！”

“随你便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。那让你走头里。”

“你跟在我后头？”

“行了行了，你走头里。”

“你要愿意跟在我后头，那咱们就走。”

颤颤巍巍架设在溪涧上的独木桥上，两个身影，一前一后，跨越而过，隐没在了山间繁茂的草丛里，那条但凭一缕纤细的力量、艰难地插向山顶的羊肠小道上。山草还残留着去年的寒霜，就这么枯萎着，不过，让薄云消散的天空撒下的阳光给一蒸腾，有股子让人脸颊发烫的暖意。

“喂，我说，甲野！”说着，他回过头去。甲野单薄的身板直愣愣地矗立在那儿，跟纤细的山道显得恰好相配，在那儿望着山下。

“唔。”甲野应了一声。

“这下你该服输了吧？你这孬人！瞧那下边！”樱木手杖，像往常一样，从左到右地挥舞了一圈。

顺着来回舞动的手杖梢头所指示的方向，遥远处的高野川闪闪发光，仿佛一道刺眼的白银，河道两旁，让正绽放得浓烈馥郁的菜花给涂抹得醅醅稠稠的，就跟燃烧得快要崩裂了似的，衬着这样的一层背景，缥缈的远方，勾勒出一脉浅黛的远山。

“果然是好景色！”甲野像往常一样地扭过他那瘦长的身板来，差点儿没在六十度的陡坡上趔趄着滑倒，这才站稳了。

“不知不觉地，都已爬这么高了？爬得好快啊！”宗近这么说道。宗近，是那长得方方正正的男子的名字。

“就跟人似的，不知不觉地，说堕落就堕落了，或者是不知不觉地，说开悟就开悟了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就跟昼尽夜至，春往夏来，少年变成老朽，还不都是一回事？这么说，我可是早就明白了这个理儿的了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那你多大岁数啊？”

“先别问我，还是问你自己。”

“我知道自己的岁数。”

“我呀，自己有数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看样子是存心想隐瞒啊！”

“我隐瞒？我心里清楚着哩！”

“所以，我要问你多大岁数嘛。”

“还是你先说！”宗近就是不肯松口。

“我二十七！”甲野脱口而出。

“真的？那，我二十八。”

“也不年轻啦。”

“别胡扯了，不就差了那么一岁吗？”

“所以嘛，咱俩难分伯仲，彼此都老大不小的了。”

“唔，彼此彼此？难分伯仲，这还差不多，要只是我……”

“你就这么在意？就凭你这在意的样儿，就还没到那老大不

小的份儿哩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？正爬在半山腰的，可不作兴你这么奚落人！”

“喂，你都挡了我上山的道了，你倒是让点道儿啊！”

一位女子，神情安闲地念叨着“劳驾，让过一下！”从曲里拐弯不到五间^①的一段坡道上下来。高出身子一大截的大捆柴火，严严实实地压在了她那油黑浓密的头发上，连手都不扶一把，就这么擦着宗近的身子交肩而过。定神注视那干枯丛密的茅草发出嘎吱嘎吱声响的背影，落在眼里的是斜挎在深色藏青棉衣上的鲜红的束衣袖的带子。隔着一里之遥，“就在那边”，那看上去就像是黏在了她手指尖上的一处稻草屋顶，该就是这个女子的家了吧？依然还是天武天皇^②亡命时的往昔模样，这八濑^③的山村故乡，就这么终古不变地，笼罩在了弥漫的薄雾之中，好一派恬淡娴静的景象。

“这一带的女子，都好漂亮啊！真叫人吃惊！都跟画里边的人儿似的！”宗近这么说道。

“刚走过去的那位女子，应该就是大原女吧？”

“说什么呢？人家可是八濑女！”

“我还从没听说过有什么八濑女的。”

“就算你没听说，人家千真万确还是八濑女。你要觉得是在诳你，下回碰到了，你可以打听打听。”

“谁说你诳人了？可人们不都是在那儿把这些女子笼统地称作大原女的吗？”

“你真以为是这样？你担保？”

① 间，日本旧时长度单位。一间约折合现在一米八二的长度。

② 天武天皇（631—686），日本第四十代天皇。据《日本书纪》记载，天武天皇文武双全，德才兼备，还擅长天文学，精通占星术。

③ 京都左京区某地名，位于比叡山西麓的溪谷一带，是京都名胜区之一。

“这么称呼，那才有点儿诗意，也风雅些。”

“这么说，眼下你多半是在把它当作雅号用？”

“雅号，那敢情好啊！这世界上五花八门的雅号多了去了！立宪政体啦，泛神论啦，忠、信、孝、悌啦，名目繁多，应有尽有。”

“那倒也是，像荞麦面馆，一下子窜出了这么多‘藪荞麦’^①，牛肉铺子都叫‘伊吕波’^②，还不都跟这一个套路。”

“就是嘛，就跟咱们彼此冒称‘学士’头衔儿似的，简直如出一辙。”

“真够无聊的，要是到头来也就落得这么个结局的话，这雅号，倒还不如干脆废了它的好。”

“可从今往后的，你不是还在打着主意想邀取个外交官的雅号吗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这雅号可不好邀取。这都得怪考官里找不出一个有点儿雅趣的家伙哪！”

“你都几回没考上了？三回？”

“胡说什么呢！”

“那么，是两回？”

“你怎么回事啊？明明心知肚明的，还要跑来跟我打听。不说大话，我也就没考上过这么一回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才考了一回，再考下去……”

“想到不知道还得考上多少回的，我这心里也挺发怵的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说，我的雅号就随你怎么叫吧，那你呢，打算要个什

① 一种与更科荞麦面齐名的荞麦面，在当时的东京颇有人气。

② 本店开在当时东京芝区（今港区）三田四国町，另有二十多家分店散布在东京市区各处的一家颇有名气的牛肉店。店主为木村庄平，众儿子日后也颇有出息，曙、庄太为作家，庄八为画家和随笔家，庄十二则为电影导演。

么雅号来着？”

“我吗？上叡山啊！——喂，我说你能不能别那样，人走在头里，隔脚却把石头给蹬翻了下来，人家走在你后头的，老得提心吊胆着。——啊啊，可把我给累惨了，我得在这儿歇会儿！”说着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甲野便仰脸躺倒在了枯萎的莽草丛中。

“咦，你这就认栽了？光是嘴上会唱名目繁多的雅号，可爬起山来，就这么不中用了。”宗近的樱木手杖，照例又在横躺着的甲野的脑袋上方“笃笃笃”地敲击了几下。每敲击上那么一下，手杖端头被褥倒的芒草便“沙沙”作响。

“快起来！就快到山顶啦！就是想休息，那也得挨个及格的分数再好好休息不迟。快，赶紧起来！”

“唔。”

“就只吭声‘唔’？咦？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都快要吐了。”

“你就打算这么吐着认栽吗？哎呀，还真拿你没办法，那我也歇上一会儿吧。”

甲野漆黑的脑袋挤在了枯黄的草丛里，任凭帽子和伞滚落在坡道上，在那儿仰脸眺望着天空。苍白、瘦削而鼻梁高挺的脸庞，与遥无涯际的苍天之间，除了飘浮着倏忽间便会消散得无影无踪的薄云之外，再也找不到一颗障眼的尘埃。呕吐本该是冲着地面的，可在甲野望向苍天的眼睛里，却唯有远离大地、远离尘俗、远离古往今来所有人世的万里云天。

宗近脱下米泽出产的碎白花纹的外褂，对齐袖子折叠后，先搁在了肩头，又寻思了一下，猛地一用力，从怀中伸出两只手来，随着“嘿”的一声发力，左右两个肩膀便裸露在了外面，里边是件背心，背心的内里露出乱糟糟的狐皮，那还是朋友上中国

去的那会儿给捎回来的礼物，叮嘱他好好珍重的一件背心，说是俗语有云，“千羊之裘，不若一狐之腋”，你得一直穿着它。尽管这做了里子的狐皮，你只要朝它那凌乱驳杂、动不动就掉毛的成色瞅上那么一眼，就会明白那不过是质地粗劣的一张草野狐皮而已。

“您这是上山去吗？要替您指路吗？嘻嘻嘻嘻，怎么躺在这么个稀奇古怪的地方？”又有深色藏青布料的走下山来。

“喂，甲野，人家都说了，‘怎么躺在这么个稀奇古怪的地方？’连女人都在笑话你啦，还不快给我起来！”

“女人嘛，就是会戏弄人。”

甲野依然眺望着天空。

“你这么泰然自若地赖着不走，我可受不了！还想吐吗？”

“起来走动的话，还会想吐的。”

“你可真够麻烦的！”

“所有的呕吐都是让‘动’给引发的。俗界万斛之呕吐，皆由此一‘动’字而来。”^①

“这么说，你并不是真的想吐？你可真够无聊的。想到真要到万不得已，还得把你背下山去的，我这心里就多少有些犯怵。”

“多管闲事！我让你这么做了吗？”

“你这人哪，就是不可爱。”

“什么叫可爱，你懂吗？”

“我不懂？还不是在那儿拿定了主意，就连身子多挪动半下都会觉得老大不情愿的，你就是这么个蛮不讲理的人。”

① 万斛，意为无量。夏目漱石在小说《草枕》《三四郎》里也曾借人物之口提及：“沾上了‘动’之一名，则品格必卑下无疑。运庆的金刚也好，北斋的漫画也罢，皆因此一动字而告失败。”

“所谓的可爱——那不过是一道柔软的武器，是专门用来打败比自己显得强势的对手的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那对人简慢无礼，岂不就成了随意欺凌比自己显得弱势的对手的一道锐利武器了？”

“有你这样的逻辑的吗？人只有想要举手投足的那会儿，可爱才是不可或缺的。明知道自己一走动就会呕吐的人，那还用得着可爱吗？”

“你可真会玩弄诡辩！要这样，我就只好恕不奉陪了，行不行？”

“随你便吧。”甲野依然在那儿眺望着天空。

宗近把脱下的两只外褂袖子裹在腰间，又使劲儿掖起缠住汗毛浓密的小腿的竖条纹的下襟，将它们一块儿塞进了白绉绸的腰带里。一开始就被对齐袖子折叠了起来的短外褂，则挑挂在了手杖的端头，不客气地嚷了一嗓子“一剑走天下”便急匆匆地来到了十步开外处的陡峭山道的尽头，轻盈飘然地朝左一拐，便消失了身影。

这之后，便是一片寂静。待万籁俱寂，待甲野意识到自己将一脉生命交托给了这片静谧的当儿，与朗朗乾坤的某处始终息息相通着的血潮，便庄严肃穆地涌动了起来，于无声无息的寂定^①里，视形骸为土木，依稀带有几分活气。这活气，舍弃了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就会感觉得到的，那与生俱来就得承受的种种负累，如同山云出岫、天空朝夕变幻那样，超越了所有的拘泥。除非你一脚踏进了历尽古今、穷极东西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——要不然，还不如索性变作一块化石，一味尽情地吸摄赤、

① 佛家语，指远离妄想的一种境界。唐代明道玄觉《永嘉集》：“住寂定以自资，运四仪而利物。”

橙、青、紫，索性化作对还原为五彩原色浑然无知的一团漆黑的化石，再不然，干脆就死上它一回。死是世间万物的终结，也是世间万物的肇始。积时为日，积日为月，积月为年。归根结底，都不过是最终将这一切堆积成一座坟墓而已。坟墓这边的所有纷扰，都不过是隔着一道肉体墙垣的因果业报，就好像在那儿给早已枯朽的骸骨灌注以徒劳无益的慈悲的油脂，让这些被遗弃的尸骸通宵达旦地跳舞，既滑稽又可笑。生性喜欢耽溺于奇思遐想的人，思慕的尽是邈远地方的事儿！

漫无边际地在那儿遐想着的甲野，好不容易站起了身子。他还得赶路，还得前去跟心里其实并不怎么乐意去的叵山打个照面，还得脚下打起无数个根本就没必要的泡来，给这两三天徒劳无益的登山踪迹，留下一份苦涩的纪念。这种苦涩的纪念，若要一一清点起来的话，就算挨到头发苍白，也未必清点得过来。就是裂骨入髓，也未必销声匿迹得了。脚板下正徒劳无益地鼓起十个、二十个泡来的当儿——皮靴的半个后跟儿却让一块乱石的锋利棱角给磕住了，正俯身望去，乱石突然翻了个面，刚踩踏在上面的脚便随着一声“哎呀”翘起了二尺来长。

不见万里道

甲野一边小声吟咏着诗句，一边拄着那把伞，刚攀爬到了崎岖山道的尽头，一个急转弯，一道陡坡便突然逼近在了帽檐前，就好像是在招徕着正从山下爬来的人们前去天界走一遭儿似的，带着这么一种风情，矗立在了那儿。甲野呼扇着帽檐儿，仰起脸来，打量着这条笔直的坡道尽头处的山巅，又端详着山巅的上方，无边的春色，正漫无涯际地弥散在淡淡的天空中。

但见万里天^①

此时的甲野，就像前一刻那样，轻轻吟咏出了诗的下句。

攀爬上杂草丛生的山峦，刚从杂树林中攀爬了四五个石阶，天色便从肩头一下子黯然了下来，只觉得脚下踩蹬着的地面整个儿变得湿漉漉的。山道自西往东，划过山脊，一转眼的工夫，待草丛消失不见，便一下子来到了一片森林。将近江的天空映染得很深郁的这片森林，平静着纹丝不动时，那上面的一层层的树干，更上面的一层层的树枝，重重叠叠地绵亘数里，俨然将往古岁月的翠绿，年复一年地全都堆叠在了一起，望去都绿得发黑了。掩埋着二百来道山谷，掩埋着三百来架神舆、不下三千名恶僧，依然繁富有余的树叶底下，更是悉数掩埋着众多三藐三菩提^②的佛陀。那凛然耸立在半空的杉树，则是从传教大师最澄^③那会儿起就已经在那儿了。甲野从这杉树下独自穿行而过。

路两旁伸手遮拦着行人去处的杉树树根，穿土裂石，深深扎进了地基里，又凭借剩余的精力，折返回来，铺设起一条每级约二寸来宽的幽暗行道来。攀缘山岩的梯子，铺就了天然的枕木，

① 明治四十年（1907年）三月十四日，夏目漱石辞去大学教职、进入《朝日新闻》社的前夕，曾在致小宫丰隆的书简中留下了“不见万里道但见万里天”的墨迹。

② 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略称，含绝对智者之意，是称颂佛陀智德的名号。

③ 最澄（767—822），日本天台宗祖师。近江（今滋贺县）人。14岁出家，游学南都（奈良），后于东大寺受具足戒。因性喜山林而入比叡山，钻研佛教各宗经论而特崇一乘思想，创建根本中堂，称比叡山寺，号一乘止观院。唐贞元二十年（804年），由通译僧义真伴随，与空海大师同行入华，从天台宗九祖湛然大师之弟子道邃、行满等受天台教义，并从道邃大师受大乘菩萨戒，后从顺晓上师授密法。翌年返国，于高雄山寺设灌顶台传授密教，为日本传授秘密灌顶之始。806年获准设年分度者（按年限定诸宗、诸大寺之出家人数），于华严、律、三论、成实、法相、俱舍等南都六宗外，新增天台、法华宗二人，正式创立日本天台宗。

踩上去只觉得特别的舒适，甲野一边感慨着山中神祇对自己的这份恩赐，一边直觉得气都快要喘不过来了，直往上攀爬了好多级。

山道让杉树一路逼仄着，石松像是从幽暗中溢出来似的，爬得满地都是，跨过繁密得缠住行人双脚的石松，缘着撕扯得长长的茎蔓延伸过去，在那手触摸不到的地方，正待枯朽的羊齿类植物，正悠悠然摇曳在不见有一丝风儿的白昼里。

“在这儿！我在这儿啊！”

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了宗近的呼喊，就跟一匹天狗在那儿吠叫似的。踩着草木年久日长腐殖而成的地面，每走一步，高帮皮靴都会架不住地整个儿陷没进去，甲野拄着蝙蝠伞，好不容易攀爬到了天狗之座^①。

“善哉！善哉！我可是在这儿等了你老半天了！怎么磨蹭了这么久？”

甲野才应了一声“啊”，便立马甩下蝙蝠伞，一个屁股墩儿坐在了那伞上。

“还想呕吐吗？要还想呕吐的话，赶在吐出来前，赶紧先看一眼那边的风景！只要看一眼那风景，保证你就会觉得过意不去而改变主意的。”

说着，手杖的端头便像往常一样，朝杉林间指划过去。遮天蔽日的苍老树干，亭亭如盖，挺拔整齐地排立着，透过杉林的缝隙，近江的湖水^②闪烁出明晃晃的光亮。

“果不其然！”甲野凝眸注视着。

真像一面铺展开来的镜子啊，可这么说还很难惬人心意。

① 比叡山山顶的俗称。

② 据下文即可知，这里指的是近江境内的琵琶湖，也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。